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貪黷

兵法曰將貪財則姦不禁又曰貪而好利者可貨而賂也則有膺閫外之權專軍中之政性本貪猥志求苟得乘彼危亂破其國邑無勤卹之意肆仇斂之心復有邀君以求利受賄以狥私侵擾下民發掘丘墓以至交通

於異域接引於非類致人心之大失俾師律之不臧蓋本非賢材盜竊名器簡書屢告終亦不悟斧鉞一至其何以逃咸列於兹期以垂訓

羊舌鮒晉大夫晉侯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攝兼官也）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

之請止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

瀆貨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將及禍為此役也役事也子若以

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勿羌者

漢張武文帝時為將軍受賂金錢覺帝更加賞賜以愧

其心

魏丁斐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

性好貨數犯罪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太祖征吳斐隨

行以家牛羸私易官牛太祖謂左右曰我非不知譬如

人家有盜猫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鼠不竊完我囊貯遂復斐官

晉張燕為巴西太守時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為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燕討之定窘急偽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為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

羅尚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

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為禍

劉胤代溫嶠為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貨財商販百萬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為郭默所害

劉牢之為鎮北將軍討孫恩于會稽牢之旣濟江恩乃

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守之等遽爭收斂故恩復得逃海

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時宋武討劉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為百姓所苦

前燕慕容評為太傅前秦苻堅使王猛伐慕容暐暐使

詡率衆拒之詡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闘志瞻遣其侍中蘭伊讓詡曰王髙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柰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斂為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冐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還為先也

宋劉道璘為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事護南蠻校尉而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

庫為之空虛

王鎮惡為安遠護軍武陵内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蠻檄師向博抵根據阮頭屬為寇暴鎮惡討平之鎮惡性貪既破劉毅將朱襄因停車抄掠諸蠻不時反及平姚泓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歛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

毛脩之為右衛將軍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並奪取之

梁道真為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為龍驤將軍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物又藏楊難當善馬下獄死劉德願為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土

垣護之為輔國將軍隸沈慶之伐西陽蠻護之所莅多聚斂賄貨充積坐下獄免官

吳喜都督豫州諸軍事假冠軍將軍平荆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

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北征將士多離怨言玄謨又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太武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畧盡

張邵為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雍州營私畜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

鄧琬為左將軍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較及晉安王子勛僭位琬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夾日夜不休

南齊張敬兒為征西將軍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

薛淵為右將軍大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王子響軍主劉起之被捕急以眠褥襍物十餘種賂淵自逃匿之軍中為有司所奏詔原之

梁呂僧珍為領軍將軍時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為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

乃金錢也遂言於武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徐文盛為秦州刺史加都督東討與侯景戰大潰奔還荆州元帝仍以為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歛贓污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

後魏元大興為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

長孫敦字孝友襲爵北平王為北鎮都將坐黷貨降為公

于祚為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貪殘多所受納坐免
官以公還第
于景為寧朔將軍高平鎮將坐貪殘受納為御史中尉
王顯所彈會赦免
王建從道武破慕容寶衆於柏肆鳩遂進圍中山慕容
寶棄城走和龍城内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道武將
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
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道武乃止是夜徒河人共立慕

容普驎為主遂閉門固守
劉潔為尚書令太武時累從征討嘗為前鋒深見委任
拔城破國者聚斂財貨與潔分之籍其家産財盈巨萬
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公孫軌為平南將軍屯壺關後為虎牢鎮將太武將北
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二
疋乃與受之百姓為之語曰驢無彊弱輔絹自壯衆共
嗤之坐徵還真君二年卒軌既死太武謂崔浩曰吾行

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奸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

皮豹子為安西將軍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

周觀為高平鎮將有威名真君初詔觀統五軍西討禿髮保周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威輒與諸將私分之太武大怒黜觀為金城侯改授内都大官

田益宗為安南將軍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内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啟益宗侵掠之狀宣武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横殺梅伏生為爾不已損卿誠効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禄便授中畿一郡

邢巒為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商販聚斂清論鄙之

爾朱仲遠為大將軍兖州刺史督東道諸軍仲遠天性

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

己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

爾朱度律為大將軍在軍斂聚歛無厭所至之處為百

姓患毒

隋劉昉為上大將軍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

盈門

韋藝為營州總管大治産業與北夷貿易家貲鉅萬頗

為清議所譏

史萬歲為左領軍將軍時南寧夷爨翫遣使請降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

權武為潭州總管多造金帶遺嶺南首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

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

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為比凡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受其賂遺稱為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

唐獨孤懷恩高祖武德三年為工部尚書率兵討堯君素於蒲州懷恩素無籌畧貪冒財貨頻為賊所敗高祖屢下詔責讓之

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破吐谷渾滅高昌之後威名漸著然性貪鄙當破吐谷高昌之際多沒無罪之家子女珍玩恣情入己將士知之亦多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君集陳諫事乃得釋

黨仁弘為廣州都督坐枉法聚財百萬當死太宗哀之免為庶人徙欽州初有上書告仁弘沒降獠為奴婢擅賦斂夷獠甚多去職北還有七十船帝聞之驚嘆曰知人實難

誠不虛也仁弘狀貌魁偉在職譬諸畫餅不可療饑矣

王昂為河東節度使貪縱不知法令務聚歛以貨藩身

路嗣恭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代宗大歴中嶺南將哥舒晃反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遂斬晃平五嶺拜檢校兵部尚書知省事嗣恭起於郡縣吏以至大官皆以恪理著稱及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尚書無所酬勞

李叔明為東川節度近二十年叔明素豪侈總戎年深積聚財貨崇飾第宅田園極膏腴子孫驕淫動踰法度歿纔數年遺業蕩盡故代之言多藏者咸以叔明為鑒誡

李復為容州招討使歷嶺南鄭滑節度使久典方面積聚財貨頗甚為時所譏

王佖為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於河壖

先貯材木朔方節度遣人潛藏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

蕃人知似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併役成橋遂築月城而圍守之由似黷貨邉上至今患焉

王鍔為嶺南節度使鍔以兩税錢上供時進及供奉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船至則盡没其利由是鍔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歳時循環不絶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鍔之財拜刑部尚書後為淮南節度使每有饗宴輙録其餘以備後用或云賣之收利皆自歸故鍔錢流衍天下

鄭權自工部尚書由他徑求嶺南節度既到鎮則掊聚財貨用償恩力俾小吏部送京國以分權倖輦運繼至而殂謝已聞當時議者無不恥鄙

高崇文自劍南西川節度移鎮邠寧初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器幕及伎人樂工以行又云崇文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舉而自隨蜀郡一罄

李道古為鄂岳沔蘄安黄都團練觀察使代柳公綽總兵平淮西道古恍然無器畧及赴鎮倍道而行以數騎

徑入安州城時公綽未意道古遽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為所奪

李象古為安南都護為土賊所殺象古藉䕃緒入官無他志能性貪鄙居官黷貨尚苛刻故及於難

田縉為夏州節度性貪虐多隱沒軍賜羌渾種落苦其漁擾遂引西蕃為寇御史中丞崔植奏攝詣臺按劾得縉前在夏州遣將於度支請將士軍糧及脚價共計三萬四千三百餘貫文不支給將士留於上都私第及雜

事䰟送本道贓狀明白生貶房州司馬并本判官邢畜
盧仲通皆坐貶部將趙榮流涪州
胡証為嶺南節度使証在外鎮好掊斂財貨厚自奉養
修行坊起甲第連亘閭巷車服器用窮極豪侈議者罪
之
渾鐬為豐州刺史充天德軍使坐贓七千餘貫貶袁州
司户憲宗以其父咸寧王勲烈特異故特命有司俯從
輕文

鄭注為鳳翔節度使誅後度支奏注家得絹一百餘萬疋他物稱是

李泳為河陽節度使泳本以市人發跡禁軍以賄賂交通遂至方鎮初任鎮武節度轉為河陽所至以貪殘為務恃所交結不禀憲章犒宴所陳果實以木刻綵繢之聚斂無已人不堪命遂至於亂文宗開成二年六月河陽軍亂數日方止泳貶澧州長史

梁王珙為陜州節度使奢縱聚歛民不堪命

後唐毛璋為華州節度使莊宗同光末討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魏王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財貨妓樂為璋所掠

温韜仕梁為耀州節度使在州七年唐帝諸陵發掘殆遍盡取其金寶惟乾陵以風雨屢作終不能發

陶玘明宗天成初鄧州留後聚斂無節贓污頗甚為所部縣令盛歸仁所訟貶嵐州司戸後賜死

晉房知温為平盧軍節度使厚斂不已積貨百萬治第

於南城出入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為務
趙在禮歷滑魏滄兗同襄鄆徐晉昌十餘鎮節度在禮
善治生殖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至藩鎮皆邸店羅列凡
聚斂所得惟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
張籛在後唐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同光
末權知西京留守魏王繼岌平蜀王衍入朝至秦州驛
莊宗遣中使向延嗣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於
延嗣繼岌至渭南死衍金寶妓樂籛悉獲之俄而明宗

使人誅延嗣延嗣暗遁行之行裝復為籛有後為西衛將軍時湖南馬希範與籛有舊朝廷請命籛為使允之籛密賫蜀之竒貨往馬又獲十餘萬緡以歸

潘環為宿州團練使後為金州澶州節度使環所至以聚斂為務在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紿言笞之牙校因託一尼嘗熟于環者獻白金兩鋌尼詣環曰牙校餉鍬脚兩枚求免其責環曰鍬有幾脚尼曰三脚環復曰今兩能成乎尼以三數致之時人號環為潘鍬脚

祕瓊為鎮州節度使董温其衙内指揮使温其在位貪

暴積鏹巨萬温其陷蕃瓊害其家悉輦之以藏其家遂

自稱留後

李金全為涇州節度使在鎮以掊斂為務長興中受代

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名而謂之曰

卿患馬多耶何進貢之多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為理

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慙謝而退帝雖僶勉受之

而心不懌金全累更名郡藩鎮所在掊聚斂財賂結權

要而掩其奬政之迹帝頗聞其不廉故以言譏之後天福初自滄州節度使罷鎮歸闕會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環高祖遣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為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自安金全説遣赴闕密伏兵於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克和等數十人斬之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奬因折矢飛詔約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為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卿之此

行無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克和等當為亂之日刼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弟遂殺而奪之

楊光遠為河陽節度使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竒貨且慮為子孫之辥因奏延光不家汴雒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邊塞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勲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得及浮橋推於流而溺殺之

矯奏云延光自投於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踰歲入覲高祖為致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歛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慙色尋以光遠為平盧軍節度使光遠表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勲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満盈僭侈為方嶽之冣下車之後惟以刻剥為事

漢白再榮為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晉末契丹犯闕明年敵王北去再榮從敵帳至真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

福進相率殺敵帥麻荅諸軍乃請權知留後事再榮以李崧和凝携家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廹崧家以求賞給崧凝各出家財與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曰公與諸將為契丹所虜凌辱萬端日夕憂死今日纔得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儻有所問何以為辭再榮默然又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事李穀又譬觧之乃止其漢人曽事麻荅者盡拘之以取其財高祖以再榮為鎮州留後為政貪虐難狀

鎮人呼為白麻答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箕斂誅求民不聊生乃徵還京師

劉銖為青州節度使銖受代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壤填塞諸井以土平之節度使符彦卿發其事以聞銖奉朝請久之

李守貞為兖州節度討青州楊光遠光遠子承勲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等光遠孔目吏宋顔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於守貞守貞德之置於帳下

周宋彥筠仕梁為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下擢領禁軍伐蜀之役率所部康延孝為前鋒入成都據一甲第中資貨鉅萬妓女數十輩盡為其所有

常思為宋州節度使廣順三年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放得絲十餘萬兩謹以券上進且行徵督太祖領之

王守恩歷諸衛將軍晉開運末守恩因假告歸於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於戎王以守恩

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為廵撿使從恩既去守恩尋以潞城歸於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漢祖即以守恩為招義軍節度使漢乾祐初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羣小以掊斂為務雖病殘癃者亦不免其科率人甚苦之洛都嘗有豪士為二姓之㑹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其家自為賀客因獲白金數笏而退太祖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䧟人有曽為守恩非理割剥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

奉朝請而已

鄭仁誨為澶州節度使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誨赴鄴都廵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為陰責焉

李彥頵顯德中為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為意窺圖賭利侵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

齊藏珍為諸衛世宗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起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

册府元龜卷四百五十五

册府元龜卷四百五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不和

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又曰安民和衆葢軍旅之尚和也久矣夫師出以律順成為臧固當輯睦兵戎克濟勲略其有處營衛之任握旗鼓之要受脤偕出授柁並行忘從帥之義恣兼人之勇專逞其欲不相為謀或大呼

於私門或盛氣於幕府至有乖異籌畫違沮期會反干戈而鬭奪鼓吹以往棄公家事為仇方利以至覆軍奪爵而不悔焉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哉是言矣

胥甲晉大夫魯文公十二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

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氏支子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

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兵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憖缺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則心不安言肆則聲常失節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荀林父晉大夫魯宣公十二年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

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公年代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嬰齊弟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為

有禮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莊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卒車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幟見騎步賊舉絳白幟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

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

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繇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之臨☷☱兌下坤上初六變為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眾散為弱坎為眾今變為兌兌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眾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

之用從人之義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明年晉人殺先縠韓獻子謂桓子獻子卻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是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

青元帥 師遂濟

荀偃晉大夫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上軍魏絳佐之魯襄公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待於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于棫林 棫林秦地 不獲成焉 秦不服 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 示不反 唯余馬首是瞻 言進退從已 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 莊子

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師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吳子山吳王子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敗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

荀瑤晉大夫魯悼公四年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知伯荀瑤也）早下之則

可行也行去聲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夫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繇是惎知伯惎毒也遂喪之

漢荀彘爲左將軍楊僕爲樓船將軍擊朝鮮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其王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幸親

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士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廼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約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

降右渠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顓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朝鮮平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

兵至列口當侍左將軍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後漢耿夔為雲中太守行度遼將軍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一百

魏桓範為征虜將軍東中郎將都督青徐州軍事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免

蜀劉封為先主養子為副將軍先主定益州劉璋遣扶

風將軍孟達與法正各將兵二千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劉琰為車騎將軍領兵千餘隨丞相亮後主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遣歸成都

魏延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

忿有如水火建興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去亮營十里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

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
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
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
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絶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
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
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
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
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

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

吳潘濬初仕蜀先主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與闗羽不睦吳大帝襲羽遂入吳

周瑜為將軍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自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

孫皎堅弟靜子也為征虜將軍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耶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少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求屬

呂蒙督中此人雖麄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畧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為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

南齊曹虎為平北將軍聚兵襄陽建武四年魏軍攻沔北虎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急赴救乃移頓樊城

陳王質仕梁為寧遠將軍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荆州陷侯瑱鎮于湓城與質不協遣偏將羊亮代質且以兵臨之質率所部渡信安嶺依于留異時文帝鎮會稽以兵助質令鎮信安縣

後魏崔亮為鎮南將軍攻梁將趙祖悦於硤石時李平為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一以

稟之以軍法從事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偃城
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臣以梁將湛
僧田道龍游䰟境内猶未收迹義之神念尚住梁城令
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别將龕生即往東岸與亮接勢以
防橋道臣發引向偃舍人曹道至奉敕更有處分而亮
已輙還京案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
命為限而始届汝陰盤桓不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
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損費糧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

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乘至北門而亮遲迴仍不肯上

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砍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

專恣輕輙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案律臨軍征討而

故留不赴者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無還尚有流

坐況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

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為

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挫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

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兹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

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
爾朱兆為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齊神武之
克雍州也兆與其族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
於陽平兆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
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與歡同圖仲遠等於是
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
拔勝往諭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
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

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晄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孤罪一也天柱薨後復不與世隆俱來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作逆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下未聞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知賊寇逼內搆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

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後與爾朱兆陳於韓陵度律恐兆之驍悍懼其淩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遂率麾下降於神武

北齊李希光為安南將軍南兖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光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伐之以天保七年三月渡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為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為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說謀略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

值霖雨五十餘日及戰兵器並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沒器械軍資不可勝紀

王琳初自梁歸齊乃鎮壽陽琳在鎮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詔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

後周趙剛為利州總管時剛以信州濱江負阻表請討之詔剛經畧仍加渠州刺史剛師出踰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

徴赴闕遇疾卒於路
隋李藝大業中屢以軍功官至武賁郎將煬帝征遼令藝督運於北平受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度藝少習戎旅軍法嚴肅然使氣縱暴每凌侮景頻為景所辱藝甚銜之
唐淮陽王道玄高祖時為雄州總管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令道玄率史萬寶以擊之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出戰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詔淮陽小兒雖

有軍事進止終委老夫何得輕脱妄戰大軍若動必陷泥濘此敗之道也莫若結陣以王陷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淮陽若敗賊必争進我堅陣而待之破賊必矣須臾護軍栁濬戰死道玄復陷於陣軍遂敗萬寶將戰士卒莫有鬬志於是大潰道玄尋遇害時年十九

薛萬徹為青丘道將軍伐高麗在軍中與副將裴行方不協太宗貞觀二十三年有人上書告萬徹為怨望之詞於是廷辯曲直萬徹辭屈乃除名流於蒙州

蘇定方為右屯衛將軍高宗顯慶初從程知節討阿史那賀魯與其別部鼠尼施戰于鷹娑川大破賊衆追奔二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二千匹死馬及所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葢未決成敗法耳何急而為此事自今正可結為方陣輜重盡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為輕脫致有傷損文度又矯稱别奉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為節制遂收軍

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趂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鬬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即敗怯懦如此何𨂍立功又公為大將閫外之事而許自節制别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縶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篤有胡開門乞降文度又曰比我兵廻此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叛文度又不從乃分財帷定方一無所取師還知節文度皆被劾除名乃擢定方為

軍行大總管以征賀魯於是率兵金山之北先擊處木昆部落大破之

薛仁貴為邏逖道行軍大總管其副將郭待封嘗為鄯城鎮守與仁貴齊列及仁貴為大總管恥在其下每事多建議違之軍至大非川將進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廻又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寛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内吾等輕鋭倍

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遇賊擊破之斬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進至烏海城以俟後援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救其前軍迎擊待封敗走趨出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退屯大非川吐蕃又益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又大敗死傷畧盡仁貴待封及阿史那道真並脫身走免

李光弼為朔方行營既平懷州朝旨欲速收東都城光

弼屢抗表請俟時而動不可輕進僕固懷恩貳於光弼乃潛上言曰賊可討詔遂從懷恩言逼光弼進軍列陣于北邙山下賊悉發精鋭來拒官軍不利詔以本非光弼謀乃徵懷恩入拜工部尚書留在京師又徵光弼入拜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等節度使移鎮汴州

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常欲殺懐州刺史楊鉥鉥奔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不勝其

忿後用解邢州圍所獲軍糧燧全有之而後給與抱真抱真益怒洹水之捷諸軍進至魏州田悅領騎兵突犯燧營李芃疾出援之抱真自固不為動燧將攻悅城假攻具於抱真又請雜兩軍之伍冀分其功抱真皆不諾而請獨當一面繇此隙甚不復相見諸軍以是頗逗撓

德宗數使中人和解之

韓弘為宣武節度統諸軍討淮西時賊軍當徑攻烏重胤之壘重胤禦之中數槍馳請救於忠武軍節度李光

顏光顏以小溵橋賊之保也乘其無備使其大將田潁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塹壘是不克救重裔韓弘以光顏違令取潁及朝隱將戮之潁及朝隱勇而多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弘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即往釋潁及朝隱弘及光顏送以表論憲宗謂弘使曰潁等違都統令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效

及以詔諭弘不悦

劉沔為太原節度使討回鶻初沔以精兵六千留鎮横水栅以備殘虜自迎太和公主還宫後太原功最為先幽州張仲武亦降滅回鶻赤心宰相王子將軍等數萬人繼受詔追襲烏介可汗恃其兵與沔不足朝廷知之曾遣御史中丞李回因和解仲武終不平之帝方委仲武北收殘虜乃移沔滑州以李石為太原節度以代之

梁謝彦章為許州節度使末帝貞明四年冬滑州節度

使賀瓌爲北面招討使彦章爲排陣使同領大軍與晉人對壘是時咸謂瓌能將步軍彦章能領騎士旣名聲相軋故瓌衷心忌之一日與瓌同設伏於郊外瓌指一方地謂彦章曰此地岡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栅之所尋而晉人舍之故瓌疑彦章與晉人通又瓌欲速戰彦章欲持重以老敵人瓌益疑之會爲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别將侯温裕等於軍以謀叛聞晉王聞

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審澄温裕亦善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而益辦惟彦章有焉

劉鄩軍於莘縣末帝遣使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末帝大怒讓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耶將破敵耶乃遣中使督戰鄩集諸校而謀曰主上深居宫禁未曉兵家與白面兒謀之終敗人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變安可預謀今揣敵人未可輕動諸君更籌之時諸將皆欲戰鄩默然他日

復召諸校列坐軍門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旨或飲或辭鄩曰一器而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旣乎衆皆失色居數日鄩率萬餘人薄鎭定之營時鄩軍淹至上下騰亂殺獲甚多少頃晉軍繼至乃退二年三月鄩自莘引軍襲魏州與晉王戰於故元城王師敗績鄩脫身南奔自黎陽濟河至滑州尋授滑州節度使記屯黎陽

後唐康延孝初名李紹琛爲保儀軍節度使莊宗同光

三年討蜀為先鋒排陣使平蜀之功延孝居最時邠州節度使董璋為行營右廂馬步使業州節度使毛璋為行營左廂馬步使以軍禮當事延孝郭崇韜私愛董璋及西川平定之後崇韜每有軍機必召璋參決延孝不平之時延孝軍於城西毛璋軍於城東董璋軍於城中延孝因酒酣謂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遬相從反首鼠於侍中之門謀相傾陷吾為都將公乃裨校力能斬公璋惶恐謝之而退酒罷璋訴于崇韜崇韜因衛

之乃署董璋為東川節度使落軍職延孝怒謂毛璋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平定兩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二人因謁見崇韜曰東川重地宜擇良帥工部任尚書有文武才幹甚洽衆心請表為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等惶恐而退未幾崇韜為繼岌所害二人因責董璋曰公復鼠首何門璋俛首祈哀而已朱洪實為兵馬軍都指揮使閔帝應順元年三月判六軍諸衛事唐義誠將議出征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

帛是日義誠與洪實同於庫中面論用兵利害洪實言自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衂無一人一騎來者不如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徑來然後徐圖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矣洪實曰公自惟誰反及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詳之洪實猶理前謀又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帝不能辨遂命誅洪實

周慕容彥超漢初為澶州節度使杜重威叛於鄴下以鄆州節度使高行周為招討使彥超為副及兵至城下

二帥不協杜重威之子婦即行周之息女也行周用兵持重彥超舉措輕易彥超欲速於攻城行周以為未可彥超乃揚言稱行周以愛女之故惜賊而不攻行周忿之漢祖聞其事懼有他變以是親征及車駕至鄴彥超數因事凌追行周行周不勝其憾嘗一日至行營幕次雨泣告於執政聲氣甚厲聞於至尊又自掬糞茹于口中分雪其事宰相蘇逢吉樞密使楊邠密奏於漢祖漢祖深知彥超之曲遣二臣和解行周亦召彥超於帳中

責之蕪令首過於行周行周稍解

王峻為内客省使永興趙思綰亂峻為郭從義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

符彦卿天雄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從世宗親征河東命彦卿赴忻州時契丹駐忻北游騎每及近郊其月二十三日彦卿與諸將勒兵列陣以待之先鋒將史彦超以二千騎遇賊於前彦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當其鋒者無不顛仆李筠張永德以偏師自後

擊之軍退史彥超死之不獲其屍前鋒為敵隔絕我軍重傷者數百人蕃戎死者亦衆是行諸將論議各有矛盾故不能成大功

張永德顯德中為殿前都指揮使守下蔡與淮南招討使李重進素不協每宴將吏各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蓄姦謀當時將校無不驚駭

册府元龜卷四百五十六